

怀庆方言 名天下

本报记者 赵改玲

“说人可爱叫‘姘’，说喜欢谁叫‘景’谁，说散步叫‘悠’……这些怀庆方言，您是不是有点耳熟又有点陌生呢？寄着乡愁、乡情的怀庆方言火了！”

12月17日，来自博爱县柏山镇的歌唱组合“卡友之声”登上央视《星光大道》，他们不仅唱歌，还说着地道的博爱方言；12月22日，《中国妇女报》给出半个版面，“听”来自我市的作家乔叶讲述文学的厚重和宽阔，重磅推出她的新作《宝水》，而这本书中一大亮色就是怀庆方言。

这些事例，让人不得不感慨：怀庆方言名天下！



乔叶和她的《宝水》。

(图片由乔叶供图)

●长篇小说《宝水》：土里土气的怀庆话成一大特色

乔叶是从修武走出的作家，如今是北京老舍文学院专业作家，最近她的长篇小说《宝水》，被各大媒体热评、热议，而这本小说和修武大南坡、一斗水有很大关系，怀庆(川)方言更是在这本书中大放异彩。

修武县作协主席崔小玲说，《宝水》土里土气的怀川话，让土生土长的怀川人透过墨香即能嗅到极富地域特色的乡音，像“卓”“承许”“嚼骂”“不瓢”“愿语”“不钱准”“撮谷堆”，这些随着普通话的推广逐渐淡出人们耳鼓的通透字眼，“乖不楚楚”“光不捻捻”“稳不踏踏”“机不灵灵”这些在怀川一带独特存在的貌似否定的肯定词组，都在《宝水》里次第亮相，且感到只有用地道的怀川话读出来，才更家常亲切、更清澈见底、更原汁原味。

生活在修武县西村乡一带的人，长辈们特别喜欢说些民谚

俗语，虽然他们中很多人读的书不多，却掌握着很多民谚俗语，透着生活的智慧，这些内容，在《宝水》中也有所体现。

比如“棟花开，吃碾馔”“人爱香，地爱臭。要想种田，屎尿不嫌”“扭屁股掉腰——靠不牢”等，这些民谚俗语丰富了怀川方言。

不仅是焦作读者喜欢这些怀川话，外地读者亦如是。

《文学报》主编、儿童文学作家陆梅读《宝水》后说，我的阅读感受，三成书面语、七成方言土语，就是小说里写到的豫晋交界南太行山的村俗、俚语、乡谚。这些方言土语有多少是乔叶跑村、泡村和童年乡村生活经验的捡拾？有多少是她对经验和心灵的新的想象、创造和阐发？恐怕只有乔叶本人心知。正是这些滤去了社会化、概念化和约定俗成标签的，带着全然陌生、甚至生僻的方言土语，颠覆了读者

某些惯性思维，激活了阅读者的感官和审美神经，大家眼前一亮，提振精神，跟着作家进入小说的状态。

简单举几个例子：比如形容一个人出色，叫“卓”；“一高一低”不叫一高一低，叫“一高一平”；喜欢、宠爱，叫“景”；出门散个步，叫“悠”；聊天不叫聊天，叫“扯云话”；办白事叫“吃杂菜”；话多叫“稠”；夸什么可爱叫“姘”……这些方言土语很特别，哪个地域的人都能感受到汉语言的美，以及来自于民间的斯文在野，有种被时间之釉照亮的感觉。乔叶饶有意味地以一种行云流水的节奏，娓娓道来深养在山村里的野生语言，它们就跟山间的漆桃花，路边的茵陈，厨房里的一碗“懒龙”、酸黄菜，春天树上的香椿芽，冬天柿子树上的“留余”一样，野生得朴素、大气、谦和。

●央视《星光大道》燃爆博爱话

“吃馍馍不浮(熟)，喝匪(水)匪不开……”这个几乎焦作人都会的经典博爱话，竟登上了央视《星光大道》。

12月17日晚，央视播放了《星光大道》2022年年总决赛第三场分赛，本期主题是“家乡”。来自博爱县柏山镇的卡车司机组合“卡友之声”，不仅深情演唱《故乡的云》，更是现场秀了秀博爱话。嘉宾蔡明认真跟着学，学得有模有样；主持人小尼竟也听懂了博爱话，可以说，“卡友之声”组合的博爱话燃爆全场，也为他们顺利晋级加分不

少。

据博爱诗人马冬生介绍，“卡友之声”以前参加《星光大道》，也表演过博爱方言说唱，让更多的人通过《星光大道》了解了博爱方言。

马冬生说，博爱人都特别热爱、珍惜自己的方言，博爱县政协委员会学习和文史委员会专门出了一本名为《博爱方言文化》的资料书，主要著作人叫王松良。王松良告诉记者，小时候，大家都嫌土话、方言落后，羡慕广播里的普通话，假如身边有一个人说普通话，其他人会有些

“妒忌”地说：“拽啥哩”，甚至认为农村人应该叫“大”“们”，城里人和国家干部的孩子才有资格喊“爸”“妈”。让王松良看到博爱方言的价值，是他大学里的古文字学家王蕴智老师。王老师在讲古代汉语时说，焦作所在的覃怀地区，是殷商畿内之地，商王的畋猎区，保留了大量古入声字，非常难得。

“原来我认为土里土气的博爱方言，竟有这么大的价值，就开始留意博爱方言，一路走来，发现博爱方言真是异彩纷呈，妙不可言。”王松良说。

●怀庆话里有很多古汉语

王松良发现，方言的“土”，恰恰是“古”。他认为用怀方言朗诵柳宗元的《江雪》：“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。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”，岳飞《满江红》，你会发现更合辙押韵。这两首都压入声韵，普通话反而显得别扭。另一方面，酿(rang)、澄(deng)、足(jv)、造(cao)、妯娌(zuli)、俗(xv)、杏(heng)、铸(dao)铁锅都是古音，这个也有很多。

王松良发现，许多土话，都

是标准的古汉语。“封姜沟”“封葱沟”的封，加一“箸”面条的箸，给机器膏油的膏，席毕了、礼毕的毕，着寐一会儿的寐，老迴迥远的迴等，都是古汉语。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：吾不忍其(牛)觫觫，若无罪而就死地。因害怕、受冻发抖，方言仍说“打觫觫”。《左传·襄公三十一年》：士文伯让之。《史记·张仪传》：因而数让之曰。这里的“让”都是批评指责的意思，方言保留了古义。

以博爱方言来说，大家都知

道的喜面，一般写作“土信”，其实是“土覃”，南朝字典《玉篇》解释很明确，“覃，地菌也”。xun变成xin属于音转现象。博爱以及温县、焦作中站、山阳等地，50岁以上的人多数还称呼母亲为“mei(men)”，其实是很文化气息的。直到今天，广东河源、山东博山、湖南道县仍有部分地区保留这一称呼。从这个角度看，称呼“mei(men)”不仅不落伍，反而算得上“雅观”。

●方言就是一缕乡愁

王松良感叹，如今，很多人经常去外地帮着照看孙子，被小孙子逼着“请说普通话”。

到外地，经常听不到乡音，听不懂、不习惯当地方言，直叹“日暮乡关何处是，烟波江上使人愁”。

在王松良看来，乡音未改，就像是把故乡带在了身边。“小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未改鬓毛

衰”，这是一种厚植于心底的方言自信，也是乡愁的“最后一根稻草”。

王松良介绍，2017年，中办、国办《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》正式提出“双轨制”，既大力推广普通话，也要保护传承方言文化。“乡音是回家的钥匙。乡音未改，故乡就在身边。留住方言，

才能留住乡愁。”王松良说。

既会普通话，也要留住方言，已成为很多人的共识。两个子女均在上海工作的市民刘晓黎说，上海的《新民晚报》专门有《上海闲话》这样的版面，就是记录上海方言的，所以，方言和普通话可以共生，这样才能把文化的根留住。